

BODHEDRUM 樹 提 菩

期 四 十 三 第
錄 目

封面木刻：地藏菩薩地獄救苦圖	陳其茂	1
BUDDHIST NEWS	李恆鈺譯	2
歸去來兮！胡不歸？	方倫	3
佛說阿彌陀經講話	南亭	6
佛教的教乘問題	融照	9
轉八識成四智	殊旭	10
濂心軒隨筆	唐湘清	14
敬請佛門團體供養大藏經	方倫	14
得力難忘古佛書	自在	15
仰山的遊山	程兆熊	16
甚麼是外道	朱斐	18
惡熊回頭	吳滿盈	20
阿難取乳	何博元	23
佛陀的十大弟子小傳	摩迦	24
母愛的啟示	如萍	28
培養兒童的正信	陳德麟	30
海濱沉思	程觀心	31
釋迦佛陀畫傳	宗善·觀玲	32
南行記	王炯如	34
來果禪師年譜及其他	念生	36
讀經劄記	朱鏡宙	38
掃蕩魔軍	悟如居士	39
佛學問答	李炳南	40
佛教新聞版	本刊記者	42
創刊三年舉辦「菩提杯」攝影比賽啓	本社	43
Questions on Buddhism	李恆鈺譯	43
影畫版：大陸勝跡	資料室	44



歸去來兮！胡不歸？方倫

陶淵明作彭澤令，見劉裕篡晉，人事日非，乃託詞不為五斗米折腰，解印綬回家，隱居不仕，並且還作了一篇「歸去來辭」以明志，裏面的文字，極其瀟灑雋逸。它的起句云：「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若果是把它翻成白話文，那便是：「回去呵！故鄉的田園，快要荒蕪了，為什麼還不去呢？既然知道清靜無為的心，被形體所役使，而不得自在，那又何必難過，而且獨自悲傷呢？現在覺悟了已往的不對，並且曉得後來還是可以追補的，實實在在迷途並沒有深入，所以會覺察出：今日歸隱是對的，而從前的做官，是不對的。」就因為這一首辭，文字超脫，寫景逼真，再加上他峻然絕俗的道德和人格，所以會使文章流傳於世，膾炙人口，千載之下，讀其文者，仍然有離塵避世之思。

吾人若將陶令的思想和作風，把來給現時俗不可耐的官迷財迷，做一個對照，那真是白玉狗屎，清濁顯然，益發使人興尙友古人之思。隱逸這

一事，雖然是獨善其身，不一定就值得效法，也不一定人人都應該照這樣做，但是對於爭權奪利，舉世若狂的穢土，的確是一劑清涼散，不僅要知，而且還要行。凡是在官場中，能進而不能退者，都沒有做官的資格；凡是在三界裏，能入而不能出者，都沒有解脫的希望。這些人，都應當向陶淵明學習，多習他歸去來兮的避世精神。

一切眾生，原自無生，只因真如不守自性，遂致淪入六道，流連忘返。無始以來，經過不可計數，暴骨何止如山，積業豈僅如海，艱難辛苦，至於今日，仍然是癡愛不輕，貪瞋俱在。現在既是得了人身，開了佛法，若再不趁此機會，像陶淵明一般，急流勇退，回到無生無滅的原來境地，則總有一天，落在閻羅老子手裏，被他生烹活剝，呼籲無門，這纔悔之晚矣。究竟這個世間，是污穢不淨，衆苦充滿，有何可樂，人生恰似在做夢，忽然而生，忽然而少壯，忽然而老死，忽然而天宮，忽然而地獄，忽然而人，忽然而畜鬼，生死相續，衆苦備嘗。無始以來，既是輪迴不已，從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癸酉歲成道日創刊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八日出版
發行者：菩提樹雜誌社
社址：臺中市東區立德里和平街卅九號二樓
社長：章嘉大
社名譽：章嘉大
社長：李炳南
發行人：朱斐
兼主編：朱斐
臺北分社：臺北市赤峰街卅三巷一號
社址：聖觀音佛堂
香港：跑馬地奕蔭街36號菩提樹雜誌社
香港：彌敦道36號菩提樹雜誌社
外國：VALLEY HONG KONG
菲律賓：大馬路顯聖廟對面
MANILA, P. I.
馬來亞：檳城洪福寺 NO. 12 PERAK ROAD PENANG
印刷者：中臺印刷廠
各大火車站販賣部均有代售
▲零售每本壹幣參元▲

今以後，也是輪迴不已，這都是由於六根迷戀六塵，以致闖下滔天大禍，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於無苦中，枉受諸苦，真是極可憐愍者。現在補救的辦法，是要從對境不迷，無心於物做起。儘管色聲香味觸，排滿在面前，乾脆就給他個不睬不動，這樣生死的根源，便拔掉了。前人偈云：「鐵牛那怕獅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的確是離塵的好方法。千萬不要瞧不起這種方法，假若認為平淡無奇，是小乘淺學，那倒要請你試試看，在熱鬧場中，五欲境中，會不會動心，若是真個一點也不會動心，纔可以任運騰挪，否則就像泥菩薩遇一場大雨，連骨頭都要化了，修養的工夫在那裏？

人生七十古來稀，先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閒愁與煩惱。月過中秋月不明，花過清明花不好，花開花落曾幾時，勸君還是修行早。這一首歌，說盡人生壽命短促，好景不常，轉眼之間，便要花殘月缺，縱使要留戀，也留戀不得。古今來，有多少事，多少人物，多少英雄豪傑，佳人才子，到了終局時，還不是一個個都倒也倒地，銷聲匿跡，鑽入地下，連影子都沒處找。其中也有比較幸運的，能在歷史上，社會上，劇本上，稗官野史上，留下了姓名。其實還不是兩三個黑字，寫在白紙上，這與他本人，有什麼關係呢？問題是感破了沒有？苦拔了沒有？三界輪迴生死，出離了沒有？若是未破，未拔，未出，那都是天大的禍事。有的人，名滿人間，功蓋寰宇，乃至巧取豪奪，而得天下，在死後被尊為太祖太宗，而自身則陷入阿鼻地獄中者，比比皆是。因果報應，是根據三業的善惡，與成敗無關，根本輪迴若未了，惡道終須入，除却趕快實地修行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世間有不少人，一天到晚，只是渾渾噩噩的，過著日子。他們滿以為內面的身軀，和外面的環境，都是永遠能够保持存在，都是永遠不會變動；豈知一眨眼間，就是容顏衰老，景物變遷。范成大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街頭年少，難免變作衰翁；閨裏佳人，究竟化為黃土。縱使有如花美眷，逃不了似水流年，眼前快意的笑聲，便都是他日傷心的資料。試看那齊桓公全盛時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楚成之橫，不敢不受召陵之盟，以晉獻之強，不敢不赴葵邱之會，其聲威之煊赫，舉世無兩。乃身死之後，便是幸臣作亂，諸子爭立，以致屍蟲出戶，無人收拾，一代霸君，其終局乃至於此，後人讀其史者，何可不起覺心。除世貪愛。再看那唐玄宗全盛時代，華清池賜浴，長生殿私語，李龜年持金花賤，李太白作清平調，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其躊

躇滿意，可想而知。乃會幾何時，漁陽鼙鼓，驀地心驚，蜀道雨鈴，淒然腸斷，雖然池苑重歸，已是宮娥白髮，誰信開元天子，其終局乃至於此，後人讀其史者，何可不起覺心，除世貪愛。佛門學者，對於古今一切王侯將相，都應作如是觀。再看得徹底一點，炎炎赫赫者，固是如此，就是庸庸碌碌者，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偷把我法二空觀，觀衆生生死，萬法起滅，那真是彈指烟雲，如幻如化了。

當我少年時，也讀過紅樓夢，對於四了歌，感慨萬千，覺得世間無事不可了，也無事不應了，不管你願意了，或是不願意了，最終總是要了，不了決不可能。因為這一首歌的效用，能解除熱惱，減少貪痴，可以作為迷途不返者的一劑清涼散，所以把它錄之於下：

世人都曉修行好，只為功名拋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抔草沒了。

世人都曉修行好，只為錢財拋不了，生前只怕聚不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修行好，只為嬌妻拋不了，君生日日說多情，君死又隨人去

了。

世人都曉修行好，只為子孫拋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讀此歌而胸中不會起作用者，此人必是俗子。古人說：萬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因其迷乎流俗，安乎污世，無法使之啓悟故。世間萬法，法都是剎那生滅，後一剎那，已非前一剎那，所以在生住異滅四法中，嚴格說起來，只有生異滅三法，並無所謂住。就因為諸法不住故，纔遷流不息，積無數小生滅，便成一大生滅，最後都是回到萬法的本位「空」，所以從古至今，並沒一人一物，能够存在。吾人的身體，已是無法避免於滅亡，身外之物的功名，錢財，妻子，還算得什麼？世相如此，甚為可憫。

凡夫俗子，對於萬法的剎那生滅，雖然毫無感覺，但是涉世既久，若肯留心細察的話，也總可以看得出來。世上的人，無論誰，都有他的兒童時代，在兒童時代的環境中，所有的人和物，及今思之，不是零落，便是滅亡，所殘存於腦海中者，不過是一些依稀的影象而已。這恰如薩姆對東坡說：「內翰昔日繁華，如一場春夢耳。」即就我自己來說，當十二三歲時，父，母，叔父，叔母，舅父，舅母，姑父，姑母，無一不鍾愛我，真是提携捧負，畏其不壽，姊妹，表姊妹，表兄弟之間，其樂更是融融洩洩，並不感到人間有八苦存在。可是直至今日，時間過了四五十年，其間為

了生活，經過不少的磨難，雖然殘喘猶存，已是韶華非昔，回過頭來，看一看昔日曾經抱提過我的長輩，早都化為白骨，無處可尋。與我同輩的，姊妹，表姊妹，表兄弟，也是離的離，老的老，死的死，成爲從此相思不相見了。這樣縱使再活上十年二十年，亦復有何趣味，恐怕後更不如前。我想世上和我同病相憐的人，一定不在少數，說起這一遭際時，真堪同心一哭。對年輕人，說此中情況，當然是不大了解，但是三世遷流，交臂非故，只要眨眨眼，便都變作可憐蟲。生老病死四苦，古往今來，就沒有，曾經倖免過，時間一到，就是不了解，也要了解。假如不趁一息尚存時，下絕大決心，安排一條歸路，回到無生無滅的安穩去處，則只有坐而待斃了。世上許多人未聞佛法，倒也罷了，我們既聞佛法，對於輪迴不已的生死問題，已是有辦法解脫，何可不努力前途，求個一勞永逸呢？總之，今後無論如何，決不能再在衆苦充滿的六道中，討生活了。譬如處於火宅，若不能離，終將被焚，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願與讀者諸君共勉之。

歸就是回去的意思，像我們這一班學佛的人，究竟要回到什麼地方去，纔算得是最合理呢？這可以分作八類來說，第一，念佛而信願堅固，淨業精進者，命終必蒙佛接引，生於極樂國，所以此一類人的去處，是在極樂國。第二，能念佛而信願不足，淨業不精進者，其一生的心念，是染多淨少，染強淨弱，所以命終不能生極樂國，僅留淨習氣在識田中，待緣加行，然後生效，此一類人，今生不能離三界，他們的去處，總在欲界裏。第三，一切外教外道，縱使修得最好，就六道方面說，也只能生天，絕不能出三界，脫輪迴；就六道方面說，也只有五通，絕不能得漏盡通；就破惑方面說，界內的見惑，也絕不能破盡。這些都是就好的方面說，若就壞的方面說，因誤入歧途，或者造業，以致修入三惡道中去的，也大有人在。所人他們的去處，總在六道裏，從古至今，並沒有一人，能超出六道，也並沒有一人，能了生死。第四，得須陀洹果者，須破盡三界見惑，得了正見，然而惑還是原封不動，需在欲界的天上人間，經過七度生死，方證阿羅漢，所以他們的去處，總在欲界裏。第五，得須陀含果者，僅破盡三界見惑，及欲界九品見惑中的前六品，因此必須生於欲界的天上人間各一度，然後證阿羅漢，所以他們的去處，也是在欲界的人天中。第六，得阿那含果者，已破盡三界見惑，及欲界九品見惑的全部，於欲界的一切，無所貪戀，故不再來於欲界，但於色界及無色界的見惑，仍然存在，故尚須生於色界四禪頂點的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五天，以待色

無色界見惑的淨盡，所以他們的去處，多在五淨居天。第七，得阿羅漢果者，已破盡三界見惑及見惑，所以他們已出三界，脫分段生死，而寄居於十方佛國，其去處應在佛國中，緣覺乘極果的辟支佛，也給這相同。第八，在菩薩位上的行人，蹤跡最難找，有許多菩薩，化身千百億，佛國也有身，三界也有身，人天也有身，修羅及三途也都有身，所以真身在什麼地方，惟有佛及他自己纔知道。就以上八類來講，吾人神通智慧皆無，所以不屬第八菩薩類，並未斷惑證果，所以亦不屬第四五六七的二乘聖者類，若不背佛的教法，則亦不屬於第三外教外道類。這樣看起來，佛教徒雖入佛門學佛法，若修其他宗門，如禪，教，律，密等，那是要看因緣，看道力，如是則其去處，亦極難斷定。若修淨土，念阿彌陀佛而精進者，必是屬於第一類，故所謂歸去來者，是歸於極樂世界。因爲歸於此世界，便了生死，出六道，直至成佛，在修行上，確是一條坦途，堪作衆生歸宿處故。若念佛不精進者，是屬於第二類，在未來淨種未成熟，淨業未重溫以前，一切與凡夫無異，畜鬼三塗，依然要到。這一類人，倘若把仕途來做比喻，那他們都算是宦海浮沉者，並未起掛冠解綬之思，所以目前對於歸字，尚無從說起。就因爲歸處不明，輪迴未解脫之故，所以淨業行人，不特不當做效，並且應時加警惕，懸爲炯戒。

行者若修到極樂世界，或十方佛國，因其都是一生成佛，所以都可以算是成功者，也可以說是告一段落。但若就究竟義來說，惟有住於無生無滅的自性中，住於非土之土的常寂光中，纔算徹底，這樣就非成佛不可，若未成佛，縱使能生十方佛國，只算是化城，並非寶所。行者發菩提心，決定成佛，即是直趣大涅槃城，此涅槃城，雖無寸土，而爲一切有情之所依止，三世諸佛之所同歸，譬如衆流，歸於大海，這纔是最後的真正歸宿處。行者若問此涅槃城，在於何處？當知這是實相之相，無心之心，素稱不二法門，亦名第一義諦，爲諸佛廣大本源，是衆生清淨覺地，歛而藏之，其細無內，放而充之，其大無外，愚者棄若土瓦，智者知爲心性。行人只要日日用功，或念佛，或讀經，或參禪，或持律，樂而不捨，到後來水到渠成，對於這一問題，不怕沒有完全明白的一日，就目前而論，欲入寶所，先詣化城，欲住涅槃城，先生極樂國。所謂歸去來者，先歸極樂國，名爲方便歸，次歸大般涅槃，名爲究竟歸，捨此之外，十方佛國，亦可往生，若論簡捷，當以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爲第一，歸去來兮！三界無安，胡不歸？